

# 名家

## 名作家成名作

(短篇小说·第1辑)

李朝全 / 主编



读好的作品

使人内心纯净、人品高贵、奋发向上

名作家是如何成名的？  
读了本书也许就能得到答案。

# 名作家成名作

(短篇小说·第1辑)

李朝全 /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作家成名作(短篇小说·第1辑) / 李朝全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17-2824-1

I. ①名…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2276号

## 名作家成名作(短篇小说·第1辑)

---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巍

责任编辑: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真:(010)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511千字

印张:15.75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

网址:www.cctphome.com 邮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 编者的话

### 成名成家绝非偶然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知名作家的成名作选本。入选的这些作家都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或浓烈或清淡的一笔。换言之，他们是文学史不能绕开或者忽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对于丰富、充实和构筑当代文学的内容及艺术空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已经成名成家的作家，读者难免好奇，希望了解他们是如何涉足文学，如何走上文坛、为文学界和读者所认可、赞赏，乃至如何博得盛名的。而分析一个作家的成名成家之路，对于后学者，亦即今日怀揣作家梦想的文学爱好者或写作者亦不无裨益。选编一部名家成名作，也就是将名作家当年首次获得较多关注并为自己赢得文学名声的优秀作品荟萃起来，这，大概是一件堪称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读者可以从这些或许并不完美的作品中，看出名家创作的起点，看到他们初出茅庐的锋芒与锐气。必须承认，

一个作家的成名绝非偶然，一篇作品引起强烈反响乃至轰动效应，更不是轻而易举、侥幸取得的。有些作家的处女作就是他们的成名作，譬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但是，多数作家的成名作并非其处女作。换言之，多数作家都是在发表处女作之后，走过相当长一段的创作道路之后，才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之作，为自己赢得较大声誉乃至文坛的一席之地。陈忠实先生有言，作家要写一本死后可当枕头的书。事实上，不少作家的成名作也往往是其代表作之一，可以代表作家本人毕生创作成就之一端，甚至是其一生最好的作品。本书入选的大多数作品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或鲁迅文学奖。像贾平凹的《满月儿》、陈忠实的《信任》、张贤亮的《灵与肉》、刘震云的《塔铺》、贾大山的《取经》、赵本夫的《卖驴》等，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徐坤的《厨房》、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等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也证明，这些作家个人的成名作也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某个阶段的创作成就。因此，成名作选本，实质上也是一部文学精品乃至文学经典选本。

读名家成名作，年轻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可以受到有益启示。文学研究者可以借此探析一个作家的成长轨迹。青少年读者可以学习写作技巧及笔法。本书所选的成名作均为短篇小说，篇幅短，故事生动，语言精练，也可以作为学生作文的范本或阅读理解的文本。学习写作者可以从中揣摩文字风格和写作技法，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和写作水平。编者在每篇作品后面所附的鉴赏文字，是对该篇作品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评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彩与佳妙之处。

2015年春于北京

## 目 录

李 準	不能走那条路	001
王愿坚	党费	012
邓友梅	在悬崖上	020
李国文	改选	045
宗 璞	红豆	056
蒋子龙	机电局长的一天	080
贾大山	取经	107
刘心武	班主任	115
贾平凹	满月儿	135
张抗抗	爱的权利	144
艾克拜尔·米吉提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167
冯骥才	雕花烟斗	179
陈世旭	小镇上的将军	195
陈忠实	信任	210
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	219
京 夫	手杖	236
叶文玲	心香	243
何士光	乡场上	264



张贤亮	灵与肉	272
韩少功	西望茅草地	293
赵本夫	卖驴	320
乌热尔图	一个猎人的恳求	330
张一弓	黑娃照相	346
梁晓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357
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381
何立伟	白色鸟	394
周大新	汉家女	400
刘震云	塔铺	408
格非	迷舟	431
阿成	年关六赋	450
徐坤	厨房	465
温亚军	驮水的日子	480
郭文斌	吉祥如意	487



## 李準（1928—2000）

编剧、小说家，本姓木华梨，后简化成李，原名李铁生，河南洛阳人，蒙古族。曾获茅盾文学奖、百花奖、金鸡奖等，小说代表作有《不能走那条路》《黄河东流去》《李双双》等。

### 不能走那条路

这几天，人人都在谈论着张拴卖地的事情了。

俗话不俗，“要得穷，翻毛虫”。张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四口人种着十几亩地，要是不胡捣腾牲口，地种好，粮食也足够吃。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转牛牙绳，今年春天把一头红牡牛换了个小叫驴，回来做不成活，没喂够十天又卖了。算下来赔了二十多万，想再买个牛犊，也买不住。这时乡干部对他说：“张拴你不要胡翻吧！‘翻拙弄巧，袍子捣个大夹袄’。”可是他就不服气，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灾，牛卖不上价。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时候，好容易才算推出手，算下来一个驴价赔得干干净净，又欠下他妻妹夫几十万元的账。

“踢下窟窿背上账，像黄香膏药贴在身上。”张拴是个小农户，经不起这波折，黑夜白天怎样打算，也过不去这一脚。他妻妹夫还见天来要账，连襟亲戚，惹得脸青脸红，他也不想再说软话，把心一横：“卖地！卖‘一杆旗’，拣好地卖，看有人要没有！”

这“一杆旗”本是村子里头一份好地，形状像个三角旗子，紧靠着流水壕。一年两茬起，谁见谁眼红，是村里有名的“粮食囤”。张拴咬住牙卖这块地，一来是好卖；二来是他算着这两亩地能卖一百多万，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因



为种地他既种不好，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

一提起张拴卖地，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有人猜这家，有人猜那家，谁也不能肯定。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泛点，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但也常常说自己穷，打量他们也不敢动这大本头。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二儿子东林又是个木匠，每月汇回来几十万。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亩业，可是还有人不相信，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

## 二

“人眼是秤”，这句话一点也没错说。宋老定今年一连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一封一封里都有钱。这算把他愁住了，他一辈子没穿过一双洋袜子，可是也舍不得买，他只是把这些钱攒着又攒着。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饼，向他要过一次钱，他没给，又一次是互助组里预备合伙儿在下洼地打一眼井，东山又向他要钱，他说：“这几个钱我有用处，到以后你就知道了。”东山是个硬汉子，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钱。不过最近，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

宋老定一听说张拴要卖“一杆旗”地，就像他先前娶媳妇花轿到门口那一会儿一样，心里又急又高兴，可又没法出去对人说。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吃清早饭时就一本正经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兴致勃勃地说：“张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说哩？”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人家不准备卖。”

老定半天没吭声，东山端着饭碗出去了。

夜里，东山回来得很晚，见他爹含着烟，不住气地吸。他妈在一边打盹。

老定看见他回来，就问：“区里有人找你，见他没有？”

“见他了。”东山说罢很想再说些话，可是他没想好应该咋说。老定是专门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他想着东山有个别脾气，年轻人得慢慢顺着说。

屋子里静得像没一个人。还是老定先开口，他磨磨蹭蹭地说：“我今天见王老三，他说张拴赌咒要卖这块地。‘一杆旗’这块地我摸底，那是黑粒土。只要雨水一灌，比上大粪还来劲。”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说，“土地改革时分给张拴，我就想着咋没分给咱。不过咱是干部，当然不能跟他争这块地。现在要是他卖，咱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他说着盯着东山的脸，又说，“做庄稼

人啥贵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地！”东山知道他要说这些话，正预备回答，老定又叹了口气说：“我要钱弄啥？还不是给你兄弟们打算，我能跟你们一辈子？”东山笑着说：“张拴那地不卖了，你别听王老三瞎扯。”

“他不卖？”老定笑了笑，“恐怕他那一屁股账没人给他还！”“他没有多少账。”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说起来，“今后晌我和他商量的。卖地不是办法。张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就那十几亩地，卖了咋办？咱和张拴家从前都是贫农，他现在遇着困难，咱要帮助他。咱咋能买他这地！”老头听得不耐烦，他风言风语听别人说过：“东山是党员，他不会买地放账。”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就气冲冲地说：“咱咋不能买？就别人能买！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两情两愿，又不是凭党员讹他的，有啥不能买！”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说这样话，自己一急就说：“爹！话不是这样说的！张拴卖地是不错，可是他不卖地也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钱，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我已经答应借给他五十万块钱……”老定没等他说完就问：

“你啥时候承当他？”他翻着两只带血丝的眼。

“今后晌承当他。”

东山话还没落地，老定呼的一声站起来了。脸憋得通红，脖子筋起得老高，他像发疯一样喊着：“这是东林挣的钱，不是你挣的。你借！你借！你咋没有把我借给他，你咋没有把你妈借给他！”

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东山娘也被惊醒了。她埋怨着说：“你妹子有喜事啦，我问他要过几百回钱，想买点东西，他都不给，就想着买地。你还和他争个啥！”

### 三

父子俩闹这一场气不要紧，可慌坏了东山媳妇秀兰。她先跑到麦场上解劝公公，叫他回去。老头冷冷地说：“我不回去，我想坐一会儿！”接着他又缓缓地交代说，“不用扯旗放炮的，不要弄得谁知道了。”

秀兰急忙回到家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

“生气了，是不是？”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

“我也没啥气可生！”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秀兰却故意逗着他说：“你

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他给老二买地就叫他买，你管他做啥哩！”东山一听秀兰说这话，就猛地坐起来说：“你怎么也说这话！现在不是说咱买或者别家买，问题是不能看着张拴把地都卖了——他以后怎么过？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共产党员不是挂个牌子呀！”接着他又缓缓地说，“我自己知道我没尽到责任。麦前我由张拴地边过，看见他地里麦长得像烧香一样，我就觉得难受。都是贫农，明知道他种庄稼没习惯，也没有去帮助他。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说：‘看这块地的麦，赔不了种子！’我脸上就像被打了一下一样。像你说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亏你是个共青团员！”

这倒引起秀兰的话来了。秀兰说：“我问你，你在我跟前耍枪哩，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说哩！你既然能说这些，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说？”东山勉强地笑着说：“我没说完他就走了，我有啥办法！”秀兰故意绷着脸说：“我也得批评批评你。平时你见他连句话也不说，亲父子爷们没有坐到一块儿说过话。你饭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乡政府了。你当你的党员，他当他的农民，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话办，他当然和你吵架！”东山笑着说：“你倒给我上起课来了。”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秀兰正预备说下去，忽然院子里响起老定扑塌扑塌的脚步声，东山急忙摆了摆手，秀兰住了口。老头到屋里后，东山静听着上房的动静。没听清楚他娘说了句什么，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说：“他借钱他就借，只要他有钱！哪怕他借给人家万贯江山哩！”秀兰推了推东山，咪咪地笑着说：“这是叫你听哩！”

#### 四

太阳刚露出鲜红的脸，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清清的，田野里传来隐隐的吆牛声。

宋老定没有上地。他整整一夜没睡好觉，翻过来，翻过去，老是想着买地这一件事。天明一起身，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

王老三解放前给地主当过账房，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也算是个“事中人”。这几年村里人没多理他，不过他却挺会巴结人，见了干部就想尽方法说说进步话。过去看见宋老定，眼角就没扫过他；现在他看见村里群众挺拥护东山，见了老定就格外亲热起来。宋老定想买地这件事和他商量过，他就跑

得像梭子一样。

老定刚跨进他家大门，他就迎上来说：“噢！老哥，我昨天就预备去找你，张拴那事有门路了。”

“听说他不想卖了？”老定慢吞吞地问。

“这两天也不要紧，反正有我哩。他想借几个钱，不卖地，我说：‘你不愁吧，该卖就得卖，不受那洋症，借钱还是得还账呀！’他心里又有点活了，你放心！”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说，“保险能买到你手里。这地便宜着哩，明年一季麦就把你一多半本儿捞回来了。”老定讨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说话，他说：“他真不卖咱也不强买。”王老三这时却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说：“老哥，这机会不多，可不能错过！咳，你呀，现在有二十来亩地，再买个十几亩，能养住个长工，就雇个长工。”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出一辈子力啦，该歇歇了。”老定听他说着，耷拉着头半天没吭声，他脑子里嗡嗡直响。他在想着：“我真的要雇长工吗？我是扛了十八年长工的人呀！”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门后，想起王老三过去给地主跑着买地也是这股子劲；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时，掌柜们在大麦天看着别人黑汁白汗干活，王老三也是摇着扇子站在一边看。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说：“去你娘的吧王老三，你是专会浮上水！”

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麦场里，一排麦秸垛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看这个，比比那个，他想着：“我只要把张拴几亩地买下，哼，到明年麦天就看出谁的麦秸垛大了。”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好像有一大群人在自己场里干活。他又看那边张拴的麦垛慢慢地小了，小得像草篓子那么大。他猛然想起张拴那一群孩子，在他眼前那一群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向他跑来。他急忙颠着脚走到家里。

秀兰正和婆婆在厨房里烙馍，两个人一问一答正说得有劲。老定听见媳妇说：“我爹呀！他还是老脑筋……”他就站在院子里歪着头听起来。

“他还不是为你们。他已经半截入土了，还不是为你们打算。人一年一年多了，他能不为你们打算！”老婆这样说着。秀兰却笑着说：“俺们才不叫他打算哩。现在咱是互助组，过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咱就参加合作社。将来能用机器种地，还发愁没粮食吃！”老定听着气得胡子都立起来了，他想着遇住个崽儿子，又碰到个别媳妇。

吃饭时候，秀兰端上了饭。老定把脸扭在一边看都没看。秀兰说：“爹！看

凉了，吃吧。”他像没听见。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向东山娘说：“我不吃了，我去集上吃肉哩！”他说着抓住几个馍，气呼呼地说：“我给谁省哩，我把八股套绳都拉断了，还落不下好！”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兰，秀兰脸朝着墙在暗暗地笑。

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顿。不过他没有吃肉，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汤煮馍。

## 五

老定和东山闹气有个特别地方，就是越生气越别着劲儿干活。哪怕是一个人耩地，一个人帮耩，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可是谁也不会蒙住被子睡大觉。

春天时候，因为借车，老定不愿意借给人家用，东山却承担了人家。两个为这事闹了一场气，足足有十天没说话。这一次闹气，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

天快黑的时候，东山开完党支部会议回来，老定正在喂牛，就装着添草没看见。却不料东山问道：“爹！咱那谷子割后，那块地种成豌豆吧？”老定猛不防儿子会问他。他看了看东山的脸，脸上带着笑，虽然笑得不自在，他知道儿子是来和解来了，就慢悠悠地说：“行吧，那地就得调调茬儿。”说着就坐在院子里的捶布石头上。他想着儿子大概是愿意买地了，就磨磨蹭蹭地说：“你还年轻呀！啥都没有置几亩土算事！地是根本。我活着不能给你弟兄俩买十亩八亩，我心里总是下不去。你怕啥哩？有我出头买，谁敢说啥。咱也不能光吃花卷馍，咱也得打算打算吃个白馍。哼！敢说咱每年再添几亩旱麦，”他说到这里一挥手说，“麦子就见年吃不完了。”

“咱现在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东山蹲在地下说了一句。

“不错呀！有是有，可总是不宽绰。”

东山想着他爹还是这样固执，就把话转到庄稼上。他笑着说：“爹，咱东地那四亩谷子，你看今年能打多少？”老定思谋了半天说：“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东山知道他爹一说别家庄稼好就眼红，就说：“林旺家那谷子今年一亩地能打一大石。人家组里那十九亩谷子一块强似一块，和咱那比起来高一筷子。”老定每逢听见这话就不服气，他哼了一声说：“只要舍得往地里上

东西，谁的地也不是‘斋公’。”东山急忙说：“不错，可咱就没有上。咱今年春天要用十万二十万买点儿细肥上到地里，何止多打三五百斤粮食。”老定说了半天，结果又被东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就又变过来说：“光上粪也不中，那得看地里啥土质。林旺那块谷地过去是咱的哩，我能不知道，一块地净是黑粒土可养苗啦。”东山惟恐他不这样说，听到这里就插嘴说：“咱咋会把那块地卖给何老大了？”他说着带着埋怨口气。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脸，叹了口气说：“你也不用埋怨你爹，提起来这事，我浑身肉都直颤。民国32年，两季没收，偏偏你妈就害了月家疾。我那时候正被朱家开了，回来只得见天推一车子煤卖卖，弄几个钱给你妈拾服药。你那时还小。你那个小妹子咋糟蹋啦？你娘在床上躺着，我得见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想叫你外婆来，咱家没粮食。我得做饭，侍候病人，起五更还得去推煤，结果把你那个小妹子活活饿死了。”老定说到这里眼圈红了。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说：“等你妈病好，踢下一屁股账，麦口期吃地主五升粮食，到麦罢还一斗。四亩地卖给何老大，算下来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钱，反正只够打发药账。”他接着耷拉着头说，“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学铜匠，你才十三岁！”他说着偷偷看了看东山从小受过苦的脸。

“那时候也没人救济救济咱？”东山反问了一句。

“救济！乡公所只差没有把穷人骨头搓成扣，有钱人只怕你穷不到底！”他咬着牙又说，“哪像现在……”说到这里猛地停住了。东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他叹了口气，徐徐地说：“爹，张拴现在因为他胡捣腾也要卖地了，可是现在是新社会，咱那困难要是放在现在，就卖不了地了。现在共产党领导就是这样，只要你正干，下力，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帮助，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产。”

老定没吭声，他只觉得额头上的青筋蹦蹦乱跳，脑子里像黄河水一样翻腾着波浪。

东山看着他爹那样子，就慢慢地说：“爹！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现在大家是互相帮助。你吃过那苦头，你知道那滋味，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

老定仍然没吭声，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

## 六

秋天。柿树林成行地排在地边上，密密的绿叶子交织在一起，像一团帐幕；细细的枝条上，挂着将熟的柿子。

宋老定脱了一只鞋子，坐在柿树林下的土圪塔上。他看看天，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他看看地，田野里的秋庄稼蓬蓬勃勃的像比赛一样往高处长着。特别是他跟前的一块高粱，穗子扑棱开像一篷小伞，缀满了圆饱饱的像珍珠一样的果实。

“地种好真是一亩顶二亩。”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又想起来这几天他老想的事情了。

他想着干说万说还是多几亩地算事，以后东林们分家时，一个人能分一二十亩地多好。孙子们早晚提起来说时：“经我爷手买了多少地！”他们也知道他爷爷是“置业手”。他又想起来王老三说的：“过年一季麦就把一多半本儿捞回来了！”谁嫌地多！况且这是买“一杆旗”这块地，全村头一份好地，不能错过这机会。他想着想着，站了起来一直走到“一杆旗”地里。

这块地张拴准备种小麦。眼看快该下种了，还没犁二遍。地里长满了狗尾草。老定对着这些荒草叹了口气。

他从地里抓起把土，土黑油油地在吸引着他。“还是得买下这块地！”他说着看了看四下没人，就沿着地边走起来，想步步看这块地究竟还有二亩四分没有。

他由地角仔细地步着。刚转过身子，猛地看见了地中间一堆生满荆梢的黄土堆，那是张拴他爹的坟。

他心里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本来想不看，可是眼睛却老是往那里瞅。他想起张拴他爹那样子。张拴他爹是解放前一年死的，耍了一辈子扁担，临死时还没有一份地能埋葬他自己。张拴把他爹的棺材在破窑洞里放了二年，一直到土地改革后，才算把他爹埋到这块地里。他对这事情是一清二楚。他想起张拴他爹临死时对张拴说：“早晚咱有地，再埋我这老骨头，没有地就不埋，反正我不愿意占地主们的地圪塔头！”他想起了这话，又想起解放前那几年受的苦，鼻子一酸，眼泪直想往外涌，没步完地就赶快回村子去了。

在村头碰见长山老头正推着两半布袋麦。他就问：“到集上卖的？”长山老头笑着说：“不，借给张拴的，听说他准备打席，借给他去供销社卖了买苇子。”

“你今年打的麦子老多呀！”老定由不得说了这一句。

“多不多吧，反正够吃了。这放在家里干啥，我又不预备买地！”长山老头这么一说，老定脸刷地一下可红了。长山老头推着麦上村东头了。老定看着他的背影，直想追上前去也碰他几句，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有点理屈，他最后说：“你才有几个钱啦，烧哩！”

## 七

吃罢晚饭，院子里是一片白蒙蒙的月光，几只蟋蟀在椿树下吵闹着。老定呆呆地坐在院子里，他老是觉得好多声音在烦扰着他，一会儿是蟋蟀叫，一会儿是洗碗的丁丁当当声，一会儿又从厨房传出来秀兰和婆婆说笑的声音。

“真是乱！”他说了一句，脑子又赶快转到白天所碰到的那些事情上去，杂乱的声音他听不见了。

这时由大门进来个人，叫着：“东山！”老定一听是张拴的声音，就说：“他去乡政府了。”他又立起来说，“张拴！你来这里坐坐。”谁知道张拴一问东山不在家，就慌里慌张地说：“不啦，不啦！”三脚两步地跑出去了。

“这小伙子见我就像见狼一样！”他思摸着踱到屋子里，东山娘问他：“张拴还卖地不卖？那钱借给他不借？”“我也拿不定主意！”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院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他侧耳听着是东山和张拴的声音。又听见东山悄悄地说：“到我屋坐吧！”两个人都去屋里了。老定这时候听着下边屋里唧唧啾啾，就再沉不住气了。他看东山娘一眼，轻轻走出屋门，又觉得鞋底子老是响，就把鞋子脱在门槛外，赤着脚，立在院里窗子下。屋里这时正谈得有劲，他听见张拴说：

“人就怕一急没了主意，那几天我真没法子了。我想着‘想治疮不能怕挖肉’，卖！就想起来卖地。心里想着：‘终究是不够一担挑了’，再去周口赶一趟，捞他一家伙，万一走点儿运气，就挣回来了。”

“你看你这打算多怕人！”这是东山的声音，“光想吃飞利！不好好劳动生



产哪会行？现在可不是旧社会那时候。你还是打几个月席，以后好好种住地，可不敢再胡捣腾牲口了！”

“你那一天批评我以后，我就决定照住你说的办，决定不卖地。你嫂子这几天也理我了，一想出办法什么都有门路了。人就怕遇事没有人商量。你动员长山伯先借给我五斗麦子，他说：‘张拴！谁能没点儿事，我借给你！’后晌就给我推来了。”

“信贷社那二十万能借不能借？”

“信贷社主任说没问题！后来他们说三个月期。现在就是看你这里能借点不能！差也是三二十万。”

老定在窗子下听到这里，他吸了一口气，听见东山说：“我爹总是打不通思想。他今年六十多了，我也不想叫他生气。他受了一辈子苦，弄几个钱自然金贵。不过你放心！有共产党领导，决不能看着叫你弃业变产，大人孩子流落街头。我预备把俺这互助组的人召集起来说说，大家集合一下帮助你一把。”

老定想着，平常看这孩子冷冷的，却想不到他心里会想到怕自己生气。他又听见东山说：“你别着急！长山伯借给你点儿，信贷社贷给你点儿，我再找几个人，大家再给你凑点儿，你就可以搞点儿副业生产了。另外找人和你妻妹夫说说，等你在生产中有了收入，再陆续还他的账，这就过得去了。”

“东山！”他听见张拴激动地说，“你是怕别人说闲话，你放心！我知道咱村老少爷们都知道你这人，你是共产党员，不论谁提起你都说好。谁的心公道，谁见天为群众打算，村里人都知道。”接着他又轻轻地说，“谁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不会怪你。”他这句话说的特别轻，可是老定却听得特别清楚。

“我爹这两年也有转变。你知道前年我参加互助组时，和他生那气。现在在组里，一些小事也不怕吃亏了。他干得也很下劲，我就想着过去我和他硬别也不行。像这次他要买你地，经过我劝说，昨天口气就变了。他说：‘张拴家那地咱不能买，过去我和他爹在一块儿推了几年煤，都是穷人，咱不能买他的地。’就是借钱这事他怕张风。”东山说着笑起来，张拴却接着说：“我也知道老定叔，他这人是直心人。他过去也给地主画过十字，他知道那卖地啥滋味。我爹常说：‘我和你老定叔将来死后都免不了给人家看地头！’谁想来了共产党，要是我爹活到现在……”老定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用手使劲地捂住要流泪的眼，走到屋里，像一捆柴倒在地下一样倒在床上。